

從認知觀點談「語言法則」

～語意（主觀）≠語法（客觀）～

朱 廣 興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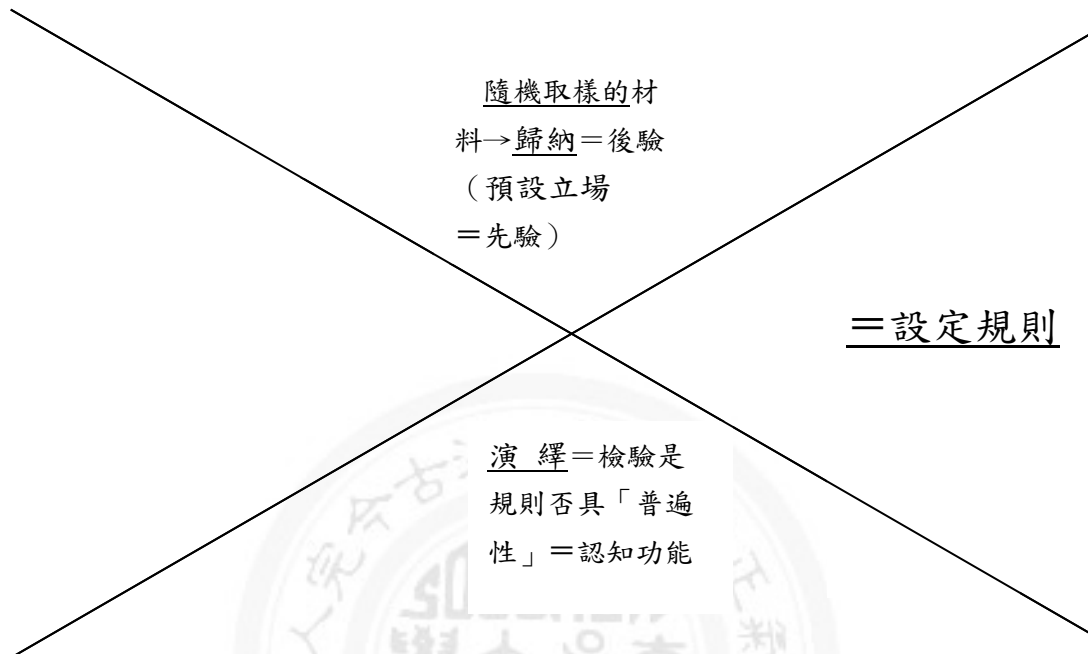
一、 問題意識

日語動詞接續否定助動詞「ない」時，需使用第一變化，如：行く→行かない，食べる→食べない，する→しない…。該隨機採樣（非限定採樣）獲得的結果歸納之後可以設定出眾所周知的結論，即，「動詞一變＋ない」之結合規則。但是該規則是否能涵蓋所有動詞則需再經演繹求證，「唯有在用運用這些規律必能產生合法的詞句的情形下纔算有效。」（引下列湯廷池語）。簡言之，有效的語言規則就是非限定採樣（無預設立場），經隨機取樣歸納設定出具有「演繹性」（普遍性）的認知規則。湯廷池就認為：

「語言學家從語言學現象中尋求語言規律的過程是歸納的；但是語言規律一旦設定之後，其功能卻是演繹的，唯有在用運用這些規律必能產生合法的詞句的情形下纔算有效。當語言學家開始觀察語言事實或分析語言現象的時候，語言規律並不以「先驗的」（a priori）「命題」的形式存在，而是經分析與歸納之後纔以「後驗的」（a posteriori）「假設」的形式提出來，好讓其他的語言學家共同檢驗其真偽優劣。」¹

¹ 『國語語法研究論文集 序』 湯廷池（1996）

圖示如下：



「語言規律並不以「先驗的」(a priori)「命題」的形式存在」指的就是不預設立場。即，語言法則的設定與認定可分兩步驟：

其一、隨機取樣(不預設立場·後驗的)→歸納分析→設定假設的規則。
非事先命題(限定採樣預設立場·先驗的)。

其二、以演繹→確認該規則具「普遍性」→為有效之語言規則(語法)。
經演繹可以發現日語所有動詞都適用以第一變化接續助動詞「ない」的規則,由此可以證明「動詞一變+ない」為具演繹性之有效認知語言規則。

換言之，語言規則不應先限定採樣，預設立場(先驗的)，再以刻意選定的語言材料，合理化該先驗性規則的演繹性(普遍性)，既然「語言規律一旦設定之後，其功能卻是演繹的」,所以語言規則是否具有「演繹」性，即是檢驗該規則是否具認知功能的唯一手段。

以華語限定取樣(預設立場,所以取樣時已排除不適用樣品)下的「我吃飯」為例：依個人對「語意」(漢字本來就無形態上的差異)的理解，或許可預設出華語基本結構為「SVO」之語法規則(其實該規則幾乎已是華語語法研究之定論)，再限定以同樣與食物語意相關的樣本，如：我「我吃魚、我吃水果、我吃肉...」證明「SVO」規則具有「演繹性」(普遍性)符合認

知功能。但是，遇到事先遭到排除的樣本「我每天吃公司、我吃大碗...」、甚至「我曬太陽、我吹電扇...」等，「SVO」規則就完全失去認知功能。理由非常簡單，這些都不在其原先取樣的範圍內。顯而易見限定選樣、預設立場下所設定的語言規則其所謂的「演繹性」（普遍性）只是製造出來的假像，是針對刻意選定對象操作而得的結果，無法涵蓋整體，經不起「演繹」的檢驗。

華語母語者對，「我每天吃公司、我吃大碗、我曬太陽、我吹電扇...等」的認知依賴的是自身的語言生活體驗，絲毫不必借助所謂的「SVO」語法規則。非母語者則因「SVO」之語法規則只適用刻意選定的語言材料，所以遇到上述事先遭到排除的樣品，不但經不起「演繹」檢驗，就學習結果而言，反而造成認知上、學習上的「障礙」。

就認知觀點而言，其隨機選樣、不預設立場與限定選樣、預設立場差別如下：

- 隨機選樣（不預設立場、後驗的）→歸納設定規則→檢驗具演繹性（普遍性）→認知功能
- ×限定選樣（預設立場、先驗的）→歸納設定規則→不具演繹性（非普遍性）
→無認知功能

然，語言研究上，先限定樣本，以個人主觀理解之語意為依據，設定語言法則，再輔以同類之特定樣本對預設立場下的規則予以合理化的現象其實並不罕見。這類以個人「主觀理解下的語意」，預設立場再搭配研究者本身提供之特定語言材料做為證據，乍看之下好像有憑有據「符合認知功能」，但，非母語者實際依據規則演繹就會發現演繹結果對錯交織（即：每個結果都可能是錯的）無從分辨，完全不符其作為規則應有之認知功能。

語言相關研究成果其實已相當豐碩，看似百家爭鳴，但是「量」的增加未必等同「質」的提升，限定樣本，預設立場下設定的語言規則比比皆是，反而令人無所適從。本文即希望從認知觀點，在實例中，以演繹方式檢驗那些主張或研究是屬於限定樣品，預設立場下的結果，除了希望藉此能提供更適當的語言研究方向外，同時也希望更清楚點出限定選樣（預設立場）之研究方法問

題所在。

預設立場所設定的規則由於取樣偏頗，可想而知應該就會因為無法涵蓋所有語言事實出現無法演繹、無法認知而出現被稱為「例外」的存在。「例外（分類、慣用語等）」時常成為語言研究當中，用以合理化或掩蓋其規則欠缺演繹性（普遍性）、欠缺認知功能之事實。所以，例外的存如果真是理所當然，非母語者如何依據規則演繹？或分辨出演繹結果何者為例外？湯廷池就支持例外的存在，認為語言規則出現例外不足為奇。所以，在語言規則設定上，例外是否真為必然存在，這是首先必須釐清的問題。

二、「例外」印證該語言規則缺乏認知功能

如前所述，母語者對母語的認知靠的是自身語言生活的經驗而非語言規則（所以不一定母語者就懂母語語言規則）。但是，認知必須以語言規則為依據的非母語者在依規則無法演繹出何者為例外，而正確認知的狀態下，該規則其實已失去認知的功能。

杉村博文對於中国作家魯迅在《故鄉》一文當中所使用的「吹風」一詞做了如下的說明：

「魯迅は浙江省紹興に生まれ、1936年に没した作家である。当然のことながら、魯迅の言語は現代漢語（＝普通話）の規範から逸脱した表現を数多く」含む。」

杉村表示魯迅所使用的「吹風」背離現代漢語的語法。以該句之語意結果（母語者才具有的認知能力）而論，該句確實是以華語「SVO」構文規則所無法認知的語言事實。杉村同時也談到語言學界對華語此類無法經由法則之演繹而獲得認知的語言事實（例外），一般所採取的態度：

「（吹風）（曬太陽）のような語彙的、あるいは慣用語的色彩の強い表現について、その構成要素間の関係を意味論的に細かく詮索することがそもそも無意味であるという批判も甘んじて受けねばならないだろう。」²

² 杉村博文（1985）《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吹風考） 第十号 P49

就是無視語言法則「不管用」的事實,將「吹風」、「曬太陽」等當成「慣用語」帶過即可,不需要再從意義上去探討詞彙間的關係。此處的「慣用語」就是「例外」的代名詞,既然是「例外」,就無法經由「規則」演繹而認知,研究也是白費,所以就不必費心了。杉村其實也是採取同樣視為例外的態度。不同的只是表明自己尊重「規則」但是願意更積極的尋求可以解釋「例外」的「偏方」而已。

結論,就是杉村雖承認無法經由「SVO」語法規則演繹,認知「吹風」等語言對像的事實,卻依然對「SVO」語法規則的認知功能深信不疑。

湯廷池也持類似的觀點:

「在廣大的語言現象中,發現不規則或例外的現象,非但絲毫不足為奇,而且這些例外現象的存在也無礙於一般性規律的成立。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為有一些例外的現象,就逕認為否定了一個能夠解釋其他大部分語言現象的規律。例外現象的提出,唯有在由此能夠找出一個可以解釋包括這些例外現象在內的,更普遍的規律的時候,才有意義才有價值。」³

湯也認為語言規則出現例外是理所當然的現象,這些現象無礙於規則的成立。如前所述,如何檢驗規則是否對認知有效,湯曾表示:「唯有在運用這些規律必能產生合法的詞句的情形下纔算有效」,也就是湯雖承認語言規則必須具演繹功能(普遍性)卻又視語言規則例外(不可演繹)的存在為理所當然,兩者間實已相互矛盾。非華語母語者如何能依據華語「SVO」的去演繹、認知「其他大部分」和「剩餘的小部分」的差別?湯更以華語漢字「吃」為例說明漢語結合關係如何認知的問題:

「就表具體可見的動作的動詞如『吃』而言、可以出現於動詞後面的名詞,除了受動作直接影響的事物(如)『吃飯』以外,還可以是與動作有關或對動作起一些限制作用的各種名詞,包括:處所詞(如『吃館子』)、時間詞(如『吃晌午』),以及表示動作的結果(如『吃壞了肚子』)或

³ 『國語語法研究論文集 序』 湯廷池 (1996)

使用的工具（如『吃大碗』）的名詞等等。」⁴

「工具賓語：即謂語動詞所說的行為是以賓語為工具或材料而達成的、在意義上賓語是行為的工具或器材、如『開刀、澆水、敬酒、蓋被子、吃大碗、吃小碗』等。」

不論華語母語者或非母語者都不可能依據華語「SVO」法則，從「開刀」演繹而認知「開心」、「開門」，或從「關門」演繹而認知「關心」、或「吃館子」（在館子吃東西）演繹而認知「買館子」（在館子買東西？）甚至認知到「吃大碗」與「吃快子」的「碗」與「筷子」是否同為工具？

如湯一般，母語者可從語言生活體驗中認知所謂的「例內或例外」（非依賴自己設立或相信的規則），湯的說明當中就明白顯示其之所以能辨識「例內或例外」只是依據來自作為母語者自身的語言生活體驗而已，其實反而佐證了華語「SVO」語言規則在其認知上毫無幫助的事實。

但是，對只能依賴語言規則認知的非母語者而言，如果「開心、關心...」等「剩餘的小部分」的例外（存在即會造成對錯不分，不在其數量多寡）無所不在又不可演繹，結果只會讓華語「SVO」語法規則失去演繹性，不只完全無助於認知，反而因被合理化而妨礙到正確的認知或對更有效之認知規則的研究探討。

華語中有另一種叫「存現句」語言規則分類。望月八十吉對此說明如下：

「『他斷了腿了。』『他來了客人。』...。上記2例のような文は、普通、“存現句”（存在、出現、消滅を表す文）と言われているもので、動作主格あるいは対象格の名詞と動詞との位置関係が通常の文と逆になっている。通常の文ならば『腿斷了』『客人來了』となるべきところである」⁵

望月指出華語「SVO」雖是一般法則，但其實還存在存在主語和述語（對

⁴ 湯廷池（1979）『國語語法研究論集』學生書局 p82, p95

⁵ 望月八十吉（1982）『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第8号 p8

象)可以兌換位置的規則「OVS」。「OVS」分類當然就是「SVO」的例外。望月的說明中一樣存在非華語母語者如何能依據華語「SVO」結構規則去認知「其他大部分」和「剩餘的小部分」的問題,「SVO」規則不可能演繹出「OVS」的分類,這種解釋也只是印證「SVO」無法演繹涵蓋所有樣本,不具認知功能的事實。

大河內康憲也有類似的說明：

「現象文は『存在、出現、消失』をあらわすとされるが、その特徴は「場所名詞（または時間）・動詞・目的語」という構成で、文頭に場所や時間を示す名詞名詞がきて、一般の名詞がこないことである。」⁶

大河內認為：『現象文的語順為「場所名詞（或時間）・動詞・目的語，不會出現一般名詞」。這段說明明顯已和上述望月所舉的「（他）斷了腿了」中的「他」（非大河內所說之場所或時間）相互抵觸，顯示了這些等同例外的分類都只是以個人對語意主觀解讀的結果為依據而來。「來」不論設定是自動詞或他動詞都不可能演繹出「OVS」的分類，「斷」如果設定為自動詞，則不能接續名詞，設定為他動詞，則接續的名詞依規則演繹性必然成為動作的對象（O），也就是說從認知而言，大河內所稱的「現象文」分類其實也是華語「SVO」規則的「例外」。「現象文」不過就是「例外」的代名詞而已。當然母語者憑語言生活體驗也都可以知道不可能依前述大河內「場所名詞（または時間）・動詞・目的語」（即 OVS）的規則演繹出「館子喜歡吃他」之類錯誤的句子。

從認知而言，規則既然必須具備可以無限演繹的普遍性，即湯所主張：「唯有在運用這些規律必能產生合法的詞句的情形下纔算有效」，則實際存在

⁶ 大河內康憲（1985）「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文化庁 p53

卻無法依規則演繹的「例外」就是抵觸該語言法則應有的演繹性,喪失認知功能。所以,不可演繹的「例外」絕不應該是有效語言認知規則的必然產物。

至於何謂預設立場(先驗的),的研究方法?其方法特徵為何?下節將以實例作為檢討的對象。

三、以主觀認定語意為依據的限定取樣就是預設立場

台、日的日語言學界常見有關日語複合動詞之研究。以下就以認知觀點檢驗影山太郎對日語複合動詞的研究結果是否為具演繹性的規則。

影山認為可以用「原因(V1)+結果(V2)」作為說明「歩き疲れる、抜け落ちる、溺れ死ぬ、...など」組合的語法規則⁷。

首先檢視日語母語者的影山是如何取樣作為歸納的材料。母語者最大的優點就是可依自身的語言生活經驗刻意選擇所需要的語言材料以配合預設的語言規則。但是,其最大的問題也就在此,可以刻意選擇語言材料,就不是「隨機取樣」。以下就實際檢驗影山設定的規則是否可演繹,具有認知功能。

如果「原因(V1)+結果(V2)」是複合動詞的規則,就依湯的主張:「唯有在運用這些規律必能產生合法的詞句的情形下纔算有效」,來檢驗該規則是否具有演繹性。

從「歩き疲れる」,當然可以演繹出「走り疲れる」(跑累了)(筆者曾就教身邊五位日語母語者,四位明白表示無此說法,一位表示不確定),運動累了是否可以演繹出「運動し疲れる」?看書看累了是否可以演繹出「読み疲れる」?「考え疲れる、飲み疲れる、生き疲れる、書き疲れる、しゃべり疲れる、働き疲れる...」,這些都是依規則演繹的結果,若是未必都正確。則非母語者如何依此規則認知對的「其他大部分」和錯的「剩餘的小部分」?

母語者自可依本身的語言生活經驗判斷如何在演繹時選擇適當或避開不當語言材料取樣,使「原因(V1)+結果(V2)」規則表面看起來似乎有演繹性,具認知功能。但是,非母語者欠缺相同的語言生活體驗,無法像影山一般從生活中(非語法規則)去做相同的選擇判斷,所以只能依規則演繹,並對演繹結果照單全收。演繹的複合動詞中如果對錯混淆,未必皆為正確,卻令人無從判斷時,就等於否定了「原因(V1)+結果(V2)」規則的認知功能。

對以日語為母語的影山而言,「歩き疲れる、抜け落ちる、溺れ死ぬ、...

⁷ 影山太郎『形態論と意味』くろしお 1999 p195

等」都是他已經在生活經驗中所認知的詞彙，也即是，母語者完全不需依賴「原因（V1）＋結果（V2）」規則，再藉規則去演繹、認知在生活中既存的複合動詞，所謂的「規則」反而應該說是他從自己的語言經驗中，依據對語意的主觀認知所整理所成的「結果論」規則，所以就研究方法而言，「原因（V1）＋結果（V2）」規則是「預設立場」（先驗的），非「隨意取樣」（後驗的）歸納而來，其無演繹性，不具認知功能也是意料中的結果。影山對日語「複合動詞」設定的其他語法規則皆可作如是觀。

蘇在『日本語の結果編入動詞をめぐって』論文中表示：

『「縮小する、拡大する、改善する、改正する、減少する、肅清する…」などを「補足型」と名づけ、「動作、作用、変化の結果として生じてくる新しい状態を表す語が直接、その合成語の中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て、形態論的な分析が可能である。」⁸。

蘇從前述「縮小する、拡大する…」等語言現象中以個人對語意的主觀認知歸納出「V+V之結果」的漢字複合規則。蘇為非日語母語者，這是蘇和影山最大的不同點。如前所述，母語者的影山是從自身語言生活體驗中，以自省（日語為內省。非依賴規則）方式避開可能不適用的對像（如：走り疲れる？働き疲れる？見疲れる...）設定出看似能夠演繹（母語者在演繹時也可避開不適用對像）的規則。非日語母語者的蘇不可能具備母語者的自省能力，所以蘇用以作為歸納用的語言材料只是經由學習（非自省）而獲得到的，非常侷限，狹隘的結果而已，「V+V之結果」的語言複合規則就是將受限的學習結果作為樣本（非隨意選樣），以個人對語意的主觀認知為依據設定而來，換言之，蘇一開始就不是以隨機選樣歸納，和影山一樣違反了研究方法上應採用的「隨機選樣」，當然也無法讓「V+V之結果」成為具演繹性的認知法則。

對於「V+V之結果」規則，蘇雖然表示：「形態論的な分析が可能である」。但是，漢字無形態差異已是不爭的事實，何來形態論的分析。非母語者本來就不具備自省能力，漢字本身又無形態論的問題，先不論語意的主客觀問題，僅以特定對象歸納而來的「V+V之結果」規則，包括蘇在內，都不可能據此規則演繹出任何正確的結果。

⁸ 蘇文郎 （2006）《政大日本語研究》第三號 P176

前面曾談及，杉村博文也承認無法經由對「SVO」語法規則演繹，認知「吹風」等語言對象的事實。不同的只是杉村表明願意更積極的探討「例外」的原因。

其實，杉村對於依賴「SVO」語法規則無法認知的「吹風」等例外又企圖設定一項適用於「例外」的語言法則：

「これまで述べてきた『吹風』、およびここに紹介した『晒太阳』は、人が自らの意志によって吹く風、照る太陽のもとにその身をゆだねることを言う。次の(26b)(27b)が共に成立しない理由はここにある。

(26b) 棉花吹著風滿地亂滾。？

(27b) 這種布怕晒太阳。？」(この手の布は日光浴を嫌う)⁹

杉村對於無法以華語「SVO」構造規則認知的例外「吹風、晒太阳」設定了「人+吹風、晒太阳...」(其實還是OVS,只是多設定O的語意條件而已)的規則。杉村並未明示是以哪些樣本歸納分析設定「人+吹風、晒太阳...」的語言規則，杉村不是華語母語者，所以沒有華語自省能力，這一點和蘇完全相同，所以對杉村而言，可想而知能作為歸納對像的語言材料也和蘇一樣，完全侷限在自己所學到的結果。換言之，杉村也僅能從自己所學到的(非自省能力)限定對象(非隨機取樣)加以歸納成規則。只能推測說杉村碰巧所學到的盡是其主觀語意上認定為「人+吹風、晒太阳...」的同類句型，所以，以此為依據歸納而設定的「人+吹風、晒太阳...」規則於焉誕生。但是，實際上，「非人+吹風、晒太阳...」真的錯誤嗎？

相信華語母語者憑藉其語言生活體驗(非語言規則)都能簡單判斷出

(27b) 這種布怕晒太阳。？(この手の布は日光浴を嫌う)絕對正確。

「這種材料、這種鞋子、這種水菓、這種...」等「非人的內容」+怕「晒太阳」在華語母語者間都是稀鬆平常,彼此可以認知的存在。杉村既然

⁹ 杉村博文(1985)『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第10号 p40

僅能從自己所學到的（非自省能力）特定對象（非隨機取樣）加以歸納分析，其實就已經注定了其限定樣本，預設立場所設定的語法規則「人＋吹風、晒太阳...」失去演繹性，完全無助於認知。

不論母語者或非母語者，在上述所舉的例子當中，其經由歸納所設定的語言規則之所以無助於認知的過程中，所存在的共同點就是：先從自己的語言生活體驗或學到的語言材料中，圈定主觀上已認定在語意上屬於同類的語言材料歸納出預設規則（先驗的），再以循環論方式拿相同語言材料將該特定規則操作成看似客觀之語法規則。過程圖示如下：

預設立場（刻意在語言生活體驗或學習結果中取樣）→主觀理解語意為依據設定語言規則（先驗的）→再以相同「刻意取樣」（非隨機選樣）欲佐證設定語言規則的演繹性→不能涵蓋所有對象，無演繹、認知功能。

更具體解析其實際操作方式如下：

作者從「縮小する、拡大する、改善する、改正する、減少する、肅清する...」等語言材料中，先依據主觀主觀認知語意設定出「V+V之結果」（先驗的）的語言複合規則，再以相同的「縮小する、拡大する、改善する、改正する、減少する、肅清する...」等相同取樣作為可演繹證明，將「V+V之結果」操作成看似符合語言規則認知的功能。

說穿了就是，先以限定的A樣本導出B規則，再以A作為B規則之演繹結果以證明B規則為正確。即彼此互為對方依據、結果的循環論。但因非隨機取樣，所以理所當然無法涵蓋所有對象。

歸根究柢，此類研究共通問題除預設立場，不能隨機取樣外，就是企圖以個人主觀認知的語意為依據歸納出語法規則，也就是將語意視同語法，兩者混淆不分所造成的結果。語意語法究竟有何不同？這是下一章節要檢討的問題

四、語意範疇與語法範疇的混淆

語意是否等同於語法其實不是新的議題,但在語言學的領域中至今仍是一個相互糾纏,一直未完全釐清的問題。

語法學者時枝誠記語對於語言分類的意義作了如下的說明：

「語はすべて同様な性質を持つものではなく、種々の点から同類を集め異類を分かつことが出来る。このように分類されたものを今日『品詞』と呼んでいる。」

「語の分類をするからには、何よりも先ず語そのものの性質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かの検討から入るのが正しい順序であろう。」¹⁰

時枝明白點出語言學上所分的品詞就是語言語法「性質」的分類。語言的研究必須先始於性質分類。性質可以分類,語意是否也相同？

「意味は無限に多様であると同時に、正確に意味をとらえることも現段階では不可能であり、またこのような分類は、むしろ概念の分類であって、語の文法的な分類としては適當とはいえない。」¹¹

換言之,語意無限,屬於個人主觀的問題,無法正確掌握所以即使分類也不能等同語法的分類。語意與語法性質顯然被歸為不同層次。

田中春美等也持相同的看法：

「語の種類を示す品詞は、ギリシア語、ラテン語の文法において確立さ

¹⁰ 時枝誠記(1983)『日本文法』岩波全書 p49

¹¹ 藤堂明保他(1969)『中國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p55

れた文法範疇である。」¹²

「品詞はあくまでも文法範疇であって、論理学における概念範疇とは別物である」¹³

語言性質(品詞)才屬於語法範疇,概念範疇則是屬於邏輯學上的問題。
中国語学新辞典上對語法性質也作了如下的說明：

「あらゆる単語を、文法上の性質に基いて分類した、その部類を“詞類”という。文分析の単位として語を使用する場合、語の数は非常に多いから何らかの共通点に着目して少数の類にまとめる必要がある。」¹⁴

從上述各家說明,明顯可看出語意與語法性質完全被區分成兩個不同的層次(範疇),理由就是因為語意無限,純屬個人主觀的認知,截然不同於語法在認知上應有的客觀性。

語法在認知上的客觀性和語意的主觀性在語言法則的歸納設定上,究竟有何具體相異之處？

4—1、語法性質具有恆常性,約束性

何為恆常性,王力對此作了言簡意賅的註解：

「譬如一個名詞永遠是一個名詞；無論在什麼環境裏，它決不會變了它的名詞性。這是在字典裡可以說明的。」¹⁵

日語的「綺麗」和「美しい」不論置於何種語言環境下都不可能改變

¹² 田中春美(1986)『言語学入門』大修館書店 p87

¹³ 田中春美(1986)『言語学入門』大修館書店 p89

¹⁴ 藤堂明保他(1969)『中国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p55

¹⁵ 王力(1987)『中国語法理論』藍燈文化事業公司 p34

其語法性質。語法性質不可能因語意相同或個人主觀認定而改變。否則就不可能「是在字典裡可以說明的。」。英語的「Beauty」與「Beautiful」也是相同。兩詞彙的語法性質不會受語意是否類似影響,不論置於任何語言環境下也不會改變,這就是語法性質的恆常性。

從現實的語言學習過程中,應可知此種經由歸納分析所得的,恆常不變的語法性質,因為具有要求搭配對象的「限制性」所以才具有演繹性成為認知的規則。

「そもそも品詞分類は分類のための分類ではなく、他の目的のための手段であり、...品詞分類の目的とは、統辞論段階での文の構造分析を簡潔に行うことである。品詞は、統辞論段階の単位として使用されるのであるから、文法体系としては統辞論記述の前に品詞分類があるはずである。」¹⁶

換言之,性質(品詞)分類不是為非類而分類,其實,是為下一個階段,也就是以詞與詞的結合(結構)為前提的分類。時枝誠記在語與語的結合上作了如下的說明:

「単語の性質と、単語相互の関係の法則を文法といふならば、文法は、単語を究極の単位として、それが結合される場合の法則をいふものである。」¹⁷

¹⁶ 藤堂明保他(1969)『中国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p57

¹⁷ 時枝誠記(1950)『日本文法 口語篇』岩波全書 p16

香坂順一在同一問題上也提出相同的見解：

「ことばには、このように一定の決まりがある。…単語と単語のむすびつきが一定のきまりを守っていないからである。…ことばには一定のきまり—法則というものがあってこの法則が単語と単語とのむすびつきの間に機能していることがはっきりわかってくる。」¹⁸

「品詞論というものは文構成というものを前提としておこなわれるべきもの品詞論そのものが独立しているものではない。」¹⁹

詞類恆常安定也意謂著詞彙具有穩定的「限制性」,這種「限制性」當然形成詞與詞在組合上的一定結合規則

從以上說明除了確認語法語意、分屬不同層次外,更可以歸納出如下的兩點結論：

- 1、性質的分類是以詞（性質）與詞（性質）的結合（結構）為前提。
- 2、詞與詞的結合,因詞之「限制性」自然形成一定之規則。

至於語法性質如何限制詞與詞的結合？從以下的說明中,就可以獲得了解。

看到日語「綺麗に」時,相信母語者或非母語者都能以其語法性質為依據具,輕易判斷出要求其搭配對像為「用言」。也能從語法性質的不同迅速判斷出「綺麗な」和「綺麗に」搭配對像的不同。

看到英語的「am」(僅管與 is、are 同稱為 be 動詞彼此也不能互換)時,相信母語者或非母語者一樣都能判斷出置於其前面的主詞（主格）必然是第一人稱的「I」而非「he、you」甚至因為語法性質不同所以也不可能是語意上

¹⁸ 香坂順一（1971）『中国語学の基礎知識』 光生館 p259

¹⁹ 香坂順一（1971）『中国語学の基礎知識』 光生館 p264

同為第一人稱的「me」。「go」和「goes」的差異不在語意而在語法。「goes」所要求的主詞只能是單數第三人稱。品詞以客觀外在形式顯現的語法性質具有限定所搭配的對像,該語法性質所呈現的特性即是標題中所謂的語法性質「限制性」。也因為語法性質「限制性」恆常的存在才能產生前述各家所主張的一定的「結合規則」。

「I」(主格=語法性質)和「me」(受格=語法性質)語意上雖然都屬第一人稱,但就是因為語法性質不同,彼此能搭配的對象就完全不同。這一點其實也同時證明了語意≠語法的事實。「好きだ」與「好む」,「綺麗だ」與「美しい」不論個人主觀上認為語意有多相似,其語法上的功能就是不同。簡言之,「語法範疇」問題不受任何主觀認知語意的影響。

所以在設定語法規則時,具有「限制性」的語法性質才會成為語法言就上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依據。

4—2、語意不具「限制性」依據語意歸納之規則無認知功能

語意之所以≠語法,最大的差異就是因為不具語法的「限制性」。

「意味は無限に多様であると同時に、正確に意味をとらえることも現段階では不可能であり、...。」²⁰,這句話其實已經明白點出語法與語意差異所在。

意義既然無限,如何掌握又涉及個人主觀的問題,所以語意的結合既多變又不具客觀且必然的「限制性」是可想而知的結果。這也是依「個人主觀認知的語意」為依據所設定的規則不具認知功能的最大原因所在。

雖有畫蛇添足之嫌,此處不厭其煩再度以「限制性」檢驗前述各家所設定的「語意規則」在演繹上呈現的問題。

²⁰ 藤堂明保他(1969)『中國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p55

影山「V+結果」=複合動詞規則,如：（歩き疲れる、抜け落ちる、溺れ死ぬ...）

蘇「V+結果」=漢字熟語組合規則,如：（「縮小する、拡大する、改善する、改正する、減少する、肅清する」）

杉村「人+曬太陽、吹風...」=對「SVO」無法演繹的「例外」所設定之額外結構規則（OVS）。

上述各家規則中,影山,蘇所稱的「結果」與杉村設定的「人」顯而易見的都是作者的對語意主觀認定,不具客觀且必然的語法性質的「限制性」。就語法而言,「V2 變+V3 變」的「性質」才是將「兩個動詞」結合成「一個動詞」的客觀,具演繹性的法則。

「V」的語意是否能接續「疲れる」（疲勞）等,因為語意缺乏「限制性」,所以除相同母語者也有個人差異外,不同文化者其主觀認知也不會相同,所以依據規則根本無從認知哪種動作一定可以和「疲勞」合成複合動詞。這就是影山「V+結果」之動詞複合規則無認知功能的主因。

蘇對「縮小する...」所設定的「V+結果」,顯而易見也是蘇以個人對漢字主觀認知的語意為依據所歸納設定的語言規則,不論「V」或「結果」都無客觀「限制性」如何演繹？如果同樣訴諸個人主觀演繹,「打」的結果是「死」,所以當然可以合成「打死する」？這已經不是演繹而是在幫日語「創造」新的詞彙。

杉村在華語「SVO」與法規擇之外,又從無法演繹的「例外」「曬太陽、吹風...」設定出（OVS）的新條件以圖合理化例外的存在。但是同田中的說明一般：

「品詞はあくまでも文法範疇であって、論理学における概念範疇とは別

物である」²¹

「她比哥哥大一歲」之所以錯誤是邏輯的問題,並不意謂「A 比 B 大一歲」的語法排列錯誤。所以,杉村最大的錯誤就是誤把語意問題當成語法的問題,而且杉村所設定的條件,現實中並不存在。「吹、曬」既然被歸類為及物動詞,依其語法性質「限制性」而言,所接續的「名詞」當然必須是「受詞」,結果竟然出現不受語法性質「限制性」約束的「主詞」,這一點才是杉村應該要研究解明的問題。而非以個人主觀認知不具「限制性」的語意再去設定條件製造新的問題。

經上述的檢驗,應足以印證以主觀語意為依據所設定的「語法規則」、之所以無演繹性不具認知功能,歸根究底就是將不具「限制性」的語意視同語法,兩相混淆所造成的結果。

五、結論

語言研究上,如果語言規則是限定取樣、預設立場,而非隨機選樣歸納設定而成,通常就經不起演繹的檢驗,當然也不會有認知的功能。不只語言研究方法如此,其他領域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偏頗、刻意選定的樣本當然無法歸納出涵蓋整體的規則。語言學研究上之所以會預設立場再歸納分析的最主要原因,其實就在於介入了個人主觀認知的「語意」,以主觀語意為依據刻意選樣歸納。語意不屬「語法範疇」,主觀又不具語法的「限制性」,所以,以語意歸納設定的規則不能演繹不、具認知功能,其實是理所當然的結果。既然要將不能演繹的規則合理化、「例外」必然源源不絕。

「例外」其實不能合理化語法規則不具演繹性,失去認知的功能的事實,但是,不能否認卻是一最簡易方便的掩飾手段。

²¹ 田中春美(1986)『言語学入門』大修館書店 p89

僅管大河內對華語造構主張如下：

「主語や述語にかかわる中国語のシンタクスの基本は『S・V (Adj)』
や『S・V・O』である。…。語順はほぼ英語とひとしく、述語動詞の
前に主語、後に目的語ということになる。」²²

但是卻又表示：

「(a) 妹妹吃了。(妹が食べた。)

(b) 糖吃了。(飴は食べた。)

(c) 魚吃了。(魚が食べた。あるいは、魚は食べた。)

論理的にいえば (a) は主体【食べた人】、(b) は対象、(c) はそのいずれにもとれるアンビギュアスな文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らの違いは【被】やその他の特別な手段であらわ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まったく S の位置にくる 名詞の語彙的意味の差に依存しているだけである。」と。

また、

「吃大碗。(大きな碗で食べる。)

「洗凉水」。(冷たい水で洗う。)

構造的には【吃飯】と【吃大碗】はかわりなく、目的語になる個々の単語の意味的な差がもたらすものとい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うか。」と。²³

既然認知的依據是「目的語になる個々の単語の意味的な差がもたらすもの」,就足以說明「S・V・O」在上述 (a) (b) (c) 句的認上失去功能,替代的是「語意邏輯」。大河內不是華語母語者,如何能有語母語者相同的「語意邏輯」觀此處姑且不論,既然必須棄「語法」而就「語意邏輯」其實就佐證其所堅持的「S・V・O」無演繹性,不具認知功能。

影山、蘇還犯了語言學上的一個基本錯誤,語法性質與性質的組合才會有結構問題,單一的一個品詞僅具特定性質,根本沒有內部結構(性質與興質

²² 大河內康憲 (1985) 「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文化庁 p47

²³ 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文法編— p 51 1973 文化庁

組合)的問題。

語言研究上,語法層次與語意層次截然不同,語法的探討不能涉入主觀語意的層次,否則就無法經由歸納分析設定客觀之規則。語法層次與語意層次不能混淆也是本論文不厭其煩再三強調的重點。

参考文献

- 藤堂明保他(1969)『中國語学新辞典』光生館
大河内康憲(1985)「日本語と日本語教育」文化庁
杉村博文(1985)《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吹風考)第十号日本
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会編
田中春美(1986)『言語学入門』大修館書店
湯廷池(1996)『國語語法研究論集』學生書局
景山太郎(1999)『形態論と意味』くろしお
蘇文郎(2006)《政大日本語研究》第三號¹